

重涉：典律的生成

——當前新詩問題的幾點思考

◎ 沈 奇

新詩新了快一百年，是否還可以像現在這樣新下去，確實是一個該想一想的問題。新詩是革新的產物，且革新不斷，當年作為形容詞的「新」（以區別於舊體詩），今天已成為動詞的「新」，且惟此為大，新個沒完。是以有關新詩的命名，也不斷翻新：白話詩、新詩、自由詩、現代詩、現代漢詩，以及朦朧詩、口語詩、實驗詩、先鋒詩等等，變來變去，雖常生「增華加富」之功效，也難免「因變而益衰」（朱自清語）之負面。邊界迷失，中心空茫，先鋒變味成「沖鋒」，前衛轉換為「捍衛」，以隨意性去不斷打破應有的局限，走到極限，便是標準的喪失與本質的匱乏，以及觀念欲望上的標新立異和揮之不去的浮躁與焦慮。由清明的新，到混亂的新，由新之開啟到新之阻滯，迫使我們百年回首，對「新」重新發問。

一種藝術的存在，在於與另一種藝術的區別，亦即形式的界限，包括材質、語感等基本原素的不同，及由此生成的脈絡、肌理、味道等審美特性的差異。新詩不同舊詩，首先在於道之不同；文以載道，所載之道變了，載法自該要變。但怎麼變，作為詩這種文體的本質特性不能變，或者說，怎麼變，也須是有界限的變。即或是大名鼎鼎的洋學者德里達（Jacques Derrida）也指出：「無論詩歌的目的是甚麼，涵蓋範圍有多大，都必須簡短，洗練。」這裏顯然是作形式的界定。形式非本體，但係本體之要素。形式翻轉為內容，成為審美本體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現代藝術的一大進步。所以有不在於說甚麼，而在於怎樣說的普遍認同。中國有句老話叫「安身立命」，身即形，無定形則無以立命。新詩百年，至今看去，仍像個游魂似的，沒個定准，關鍵是沒有「安身」；只見探索，不見守護，只求變革，不求整合，任運不拘，居無定所，只有幽靈般地「自由」著。如此「自由」的結果，一方面，造成天才與混子同台演出的混亂局面，一方面，是量的堆積而致品質的稀釋。從表面看去，新詩在今天是空前的普及空前的繁榮，實則內裏是早已被淘空了。只見詩人不見詩，到處是詩沒好詩，已成一個時代的困窘。有如我們身處的文化背景，看似時空擴展而豐富了，實際是虛擬的所在，真正導致的卻是時間的平面化，空間的狹小化，及由此而生的想象力的弱化，歷史感的淡化，生命體驗的碎片化，藝術感受的時尚化……風潮所致，詩也難免「在劫難逃」，何況本來就身無定所而道無以沉著。

當代新詩的混亂，不僅因為缺乏必要的形式標準，更因為失去了語言的典律，這是最根本的缺失。格律淡出後，隨即是韻律的放逐；抒情淡出後，隨即是意象的放逐；散文化的負面尚未及清理，鋪天蓋地的敘事又主導了新的潮流；口語化剛化出一點鮮活爽利的氣息，又被一大堆口沫的傾泄所淹沒。由上一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繼而迅速推為時尚的敘事性與口語化詩歌寫作，可以說是自新詩以降，對詩歌藝術本質最大化的一次偏離，至此再無邊界可守、規律可言，影響之大，前所未有。這就向我們提出了一個迫切的思考：新詩的變革空間，是否永

無邊界可言？在意欲窮盡一切可能的背後，是否從一開始起，就潛藏著一種「江山代有人才出」，不變不新不足以立身入史的心理機制的病變在作怪，以致猴子掰玉米似地，總是只剩下當下手邊的一點「新」，而完全失去了對典律之形成的培養與守護？可能，就眼下而言，回答這樣的問題是十分艱難的，但至少我們應該直面現實的真切感受——當下流行的許多詩歌寫作，已經變成失去源頭的即興演出。不但失去古典詩質的源頭，甚至失去新詩自身發展過程中所積累的典律，一味皮毛抓來，互文仿生，玩前人他人早已玩過的「花活」，還以為是自家的創新，實則只是開了些文化虛根上的「謊花」。詩，向來是年輕生命的自然分泌物，但分泌不是創造。時尚的鼓促，網絡的便宜，使曾經虔敬投入的創造性青春寫作，蛻變為或心氣拼比、或力比多宣泄式的消費性青春寫作，亦即由詩歌的心理學/抒情時代轉向詩歌的生理學/敘事時代，或也不乏「勇於創新」的姿態，但大多則淪為「即時消費」的遊戲。在另一些詩人那裏，又將漢語的性靈揮灑轉化為一種機械智能的操作，看似注重技藝，實則看重的只是策略的效應，而非本體的建設。以此形成的過份歐化與敘事性的語感，極大地觸擾了漢詩語言本源性的感受，造成嚴重的異化與隔膜。而凡此種種，皆以「先鋒」和「現代」而名之，盛名之下，讓人難識廬山真面目，其實已成積弊。

典律即根性。今日中國之詩壇，真該大聲疾呼一聲「把根留住！」才是。漢字、漢語、漢詩，是現代還是古典，總有其作為一門特殊的語言藝術之基本的品性所在。「漢語的靈魂要尋找恰當的載體。」（黃燦然《杜甫》詩句）既然大家都認同詩不在於說了些甚麼，而在於它不同於其它藝術門類的特別的說法，就得研究這說法經由漢語的說，又該有怎樣的特別之處。有如飲食，無論中西男女，都求的是得營養以養身，但在實際的吃喝中，又都求的是得味道以飽口福。百年新詩，轟轟烈烈，但到今日讀舊詩寫舊詩的仍大有人在，甚至不少於新詩人眾，不是人家老舊腐朽，是留戀那一種與民族心性通合的味道。新詩沒少求真理、啟蒙昧、發理想、抒豪情、掘人性、展生命以及今日將詩拿來見甚麼說甚麼，但說到底，比之古典漢詩，總是少了一點甚麼味道，以致只有自己做的飯自己吃，難以作盛宴去招待人。從表面看，今日新詩依然熱鬧非凡，局面盛大。但支撐這局面的幾根柱子，恐怕遲早是靠不住的。一是靠長期中小學教科書和官方詩壇所共謀的所謂新詩教育，所形成的詩歌傳統，維持著一個相當大的譜系，且因攜帶現實功利的誘因而生生不息。但因其先天不足的審美取向，早已是沙灘上的堡壘，僅存其形而已。再就是大量詩歌青年的前仆後繼，簇擁造勢，成為創作與閱讀最基本的支持。但我們知道，這種支持最終大多只是支持了支持者自身，一種量的重覆，自產自消費，歸屬於時代而難歸屬於時間。真正有意義的支持，來自於那些成熟心智的認領，那些具有歷史感和苛刻眼光的專業性閱讀，那些藝術殿堂的「美食家」，愛挑剔的追隨者。就此而言，新詩很難說有多少自信。有意味的是，當這兩種支撐都行將搖搖之時，又平生了網絡的熱鬧，有如一支強心針，一下又活色生香起來。但明眼人心裏清楚，那更是靠不住的一束光柱，它照亮的是詩的消費（包括將寫作也轉化為一種消費，詩性生命意識的一次性消費。）而非創造；它可能引發一場最為誘人的詩歌普及運動，但也必然同時導致一場詩歌藝術品質與創造力的空前耗散。詩是一種慢、一種簡、一種沉著中的優雅，若轉而為快捷的遊戲，怕就是另外甚麼味道的東西了。於此想到當年錢穆先生的一段話：「古人生事簡，外面侵擾少，故其心易簡易純，其感人亦深亦厚，而其達之文者，乃能歷百世而猶新。後人生事繁，外面之侵擾多，斯其心亦亂亦雜，其感人亦浮亦淺」。以此思量今日新詩的處境，當能清醒許多的。

因此，支撐新詩作長久而深入發展的，只能是詩本身——它的本質，它的品味，它的不可替代的語言特性。新詩的危機是存在的，不可誇大，更不可忽視。新詩的危機不在外部際遇，諸如市場、時尚、商業化、物質化或者甚麼多媒體的沖擊等。新詩的危機一直存在於它自身

內部：根性的缺失與典律的渙散，以及心理機制的各種病變。百年匆促，新詩這條路，我們走得太急，也太功利，時常拿詩派了別的甚麼用場，較少關心新詩自身到底該怎樣。當此極言現代而復生「文化鄉愁」的新世紀，我們該稍稍放慢一下步程，在冷靜的梳理與反思中，重新認領傳統，再造典律，構築堅實的歷史平台，以求新的飛躍。

沈 奇 1951年生，陝西勉縣人。詩人、詩評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西安財經學院文化傳播系教授。著有詩集《生命之旅》、詩學文集《拒絕與再造》等六種，另出版編選六種。曾在《二十一世紀》總第十期發表詩論《拒絕與再造——談中國當代詩歌》。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八期 2003年9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八期（2003年9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